



夢想如何成真？

「真人圖書館」與「一冊一世界」 的想像與實踐

王健文

成功大學圖書館館長

(2015年2月1日～2019年1月31日)

一、

四年前與圖書館結緣，曾以少林寺藏經閣掃地僧自喻。當時，作為一個最資淺的圖書館員，探索著這似乎極其熟悉卻又陌生的場域，想起的是年輕時看過的一部電影：

楚孚 (François Truffaut, 1932-1984) 《華氏451度》 (Fahrenheit 451)，想像一個以焚書進行思想管制的「烏托邦」中，逃避這個烏托邦而遁入另一個世界的人們，信步走在溪畔林間，朗朗頌讀，你是柏拉圖《共和國》、我是黑格爾《歷史哲學》、他是荷馬的《奧德賽》……。每個人是一本

書，每本書是一個傳承，書與書之間，連結了異時空的智慧，展開無窮無盡的對話。

然後我問自己：「『書』化身成『人』，是個絕妙的寓言。如果倒過來，『人』化身成『書』呢？」

於是我試著開始一個以「人」為「書」的圖書館行動。

二、

2015年1月底，蘇校長邀請我來到圖書館服務，第一次邀約見面，她問我對圖書館有怎樣的想像？當時對圖書館專業一無所知的我，提出第一件想做的事即是「真人圖書館」。二月履新，三月，我請



圖書館學術小組幫我做真人圖書館的初步研究，蒐集國內外圖書館、學術機構與社會團體的實踐案例。四月，我邀請數位學校教師與同學，與相關館員舉辦真人圖書館諮詢會議。

我對真人圖書館的認識，來自一篇學生寫的文章。2013年，《成大》校刊243期夢想成大專欄有著這麼篇文章，〈如果成大也有真人圖書館？〉作者廖于萱介紹了上個世紀末，從北歐開始、在圖書館實踐的一種社會行動：「真人圖書館」。

于萱是歷史系畢業生，我也許在課堂上教過她，但這事她卻是我的老師。文章中寫著：

真人圖書館把人當成書，只借人，不借書。館藏以背負著偏見的身份作分類，從移民、難民、警察到穆斯林，讓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有機會認識彼此，檢視偏見從何而來，又存在於何處。

這樣的描述讓我感到極大的好奇，大家都知道圖書館是典藏知識的所在，而知識則是以各種不同物質或傳播形式的「書」而存在，但是，如果真實的「人」（應該說是「人」的生命型態與生命經驗、體會）也成為一種「書」的形式，那又會是如何呢？關於「人」的典藏、借閱又該如何設想？

學術小組很認真地追溯了真人圖書館的緣起、理念及發展，蒐集國內外真人圖書館的實踐案例，整理了近年的相關研究。但是真人圖書館需要更多的跨領域思考的相互激盪，以及社會工作的實務經驗，對在自己領域很專業的圖書館同仁來說，仍有力有未逮之處。

在初步研究之後，我邀請了幾位不同專業領域的教師，以及對這議題較為敏銳的幾位學生，在四、五、六月間，分別進行了三次諮詢會議。最後決定第一次真人圖書館聚焦在臺灣近年來的新移民與移工，我將主題訂為「東西南北之人：移民工及其他」。

策劃過程中，我們諮詢了許多關心或付出具體行動協助外籍移民工（這次聚焦在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與移工）的團體或個人，也得到他們的熱情回應。我自己與每一位邀請的真人圖書、每一位邀請的講者、每一場邀請展示的團體聯繫或見面長談，最後，是一個頗具規模的系列活動。

我們邀請了十位真人圖書，在活動期間排定時程提供讀者借閱。借閱的形式是限定五人以下，與所借閱的真人圖書面對面談話三、四十分鐘，對於真人圖書與借閱者分別有相關的倫理要求，大致是真人圖書不宜刻意影響讀者接受特定價值觀、



圖一 真人圖書－蔡氏清水



圖二 真人圖書－阮氏清河



圖三 真人圖書－陳魚果



圖四 真人圖書－楊宗翰



圖五 真人圖書－陳理揚



圖六 真人圖書－呂越雄



圖七 真人圖書－陳修女



圖八 真人圖書－Andrea Manalastas



圖九 真人圖書－阮文立、黃文江

讀者不得以偷窺心態不尊重甚至挑釁真人圖書。

真人圖書借閱之外，成大圖書館同時於2015年10月31日至12月11日舉辦了其他系列活動，包括主題書展暨多語出版品展示，移民工畫展「艷驚四方」，移工攝影

展「凝視驛鄉」、「暫停之家」，主題影展《失婚紀》、《望鄉》、《追鄉》，主題演講顧玉玲、張正、張郅忻及阮氏貞、《一線之遙》新書分享座談會。

各種不同形式的系列活動，從不同的角度觀看、在不同的場景相遇、進行不同



圖十 主題書展暨多語出版品展示

情境下的對話。期待讀者有機會真實面對、深刻了解早已是臺灣社會中重要的成員，但是許多人卻似乎熟悉其實陌生的移民工朋友們。

我始終認為，在我們這個後巴別塔時代（這時代有數千年了吧？我覺得此時此地更是嘈雜而難以溝通的眾聲喧嘩），傾聽與述說、同時是相互的傾聽與述說，是最迫切需要、也最欠缺的德性。真人圖書館基本上就是在創造這樣的場域，讓差異共存共榮、相互敬重。

這是一件館員及協助規劃的教師、學生都陌生的事，當然對我也是。我們誠意十足，但是在執行面如何周全？除了參考先行者的經驗外，仍然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不管是外籍移工或是外籍配偶，我們如何能夠讓這件事做來是有意義的？如何讓願意成為我們真人館藏的朋友，能夠在



圖十一 張邈忻及阮氏貞分享座談會

受到尊重的氛圍下，也覺得他們的現身說法不只是浮淺的異類展示，而是在豎立在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高牆壁壘中鑿出窗口，讓人們能在善意的窗口中相互對望，看到他人，也因而能重新看見自己。

我想，開放的公共論壇是很艱難的，重點完全不在我們各自抱持著怎樣的主張，而在於我們如何看待他人相異甚至對立的主張，同時更重要的是，如何促成各種差異能夠有效地對話，進而認識對方，也因而能更認識自己。公共論壇的建構者，不可能沒有自己既有的觀點，卻又要在知識論辯的程序中將自我暫時放在現象學的括號中，虛空自己，才能夠容得各種多元差異對等進入論壇之中。

在此之前，臺灣一些公益團體、社會系所、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已經開始辦理真人圖書館，大體上前二者的內涵與最初在北歐發展的原型較接近，後二者則



圖十二 於開幕式活動與真人圖書合照

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北歐最初推出真人圖書館，是為了進行社會整合，讓各種差異可以直接面對面，雖然未必能消除彼此之間的偏見，但通過這樣場域的創造，至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彼此的隔閡。但在東方社會真人圖書館，不管是在中國還是臺灣，常常變成是一種勵志故事或特殊才藝指導；真人圖書的借閱，也常常是以一種難以直面對話的演講方式進行。

成大圖書館的「真人圖書館」，雖非首創，但的確是以一種更開闊的姿態更深入地實踐。

一句話總結真人圖書館活動的根本意義，是我在活動開幕邀請卡中寫的：「我們只是提供一面鏡子，讓每一個人在安靜觀看的時刻，從鏡中的他者看見自己。」

三、

你看過一本書的書展嗎？2017年冬天，成大圖書館舉辦第一次的「一冊一世

界」主題書展暨系列活動，就是從一本書的書展這樣的雛型出發。

「一冊一世界」的發想，源自日本書店「一冊一室」的概念。位在繁華銀座地區的幽靜角落，森岡顛覆性地以「一冊一室」的概念經營他的小小書店。「一冊一室」顧名思義即是「一個空間一本書」。書店不再是由顧客從雜然並陳的無數書籍中挑選自己有興趣的，而是經由書店主人每週親自選一本書推薦給讀者。森岡並且通過演講、展覽或相關活動，深入推薦（也是行銷）作者與該著作。

到圖書館服務之初，我在網路上讀到關於森岡書店的報導，當時就問自己，圖書館不可能也就類似的構想，進行一本書的書展呢？

我開始想像那會是怎樣的書展？首先，當然不會只是展出「一本書」，失去脈絡的「一本書」的書展是沒有意義的。

「一冊一室」搬到圖書館來，那本書只是作為展場的核心焦點，而整個展場是圍繞著這本書，從核心發散或迴旋，所有其他展示或活動都呼應著這唯一的焦點。

核心的這本書要能夠撐得起整個書展，那就必須是經典著作，能夠跨越時空重大影響的重要經典。

這也不能只是一場以一本書為核心的主題書展，必須搭配系列演講或導讀，讓

讀者擴大且深入地認識展示主題的那「一本書」。展場的設計必須以更多不同媒材或展示形式，來呈現書展的理念或延伸的想像。

當我開始起心動念時，想到的第一本書是達爾文《物種原始》，曾經考慮邀請醫學院微免所楊倍昌老師、生科系蔣鎮宇老師、歷史系陳恒安老師，這三位擁有重疊專業背景，卻有不同專業面向的三個人。用三種不同視角，兩週一換的接力展來執行。

與恒安老師交換過一些意見後，因為忙著其他工作與規劃，這事就一直擱著，直到一年多之後才化為具體行動。

適逢2017年為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演講一百週年，韋伯在學術思想、社會實踐擁有超過一世紀的重大影響力，而《學術與政治》這本著作堪稱經典，也是我個人從年輕時候就受

到深刻影響的著作。於是將第一次「一冊一世界」主題獻給了韋伯，書展更於演講一百週年當天（2017年11月7日）開展！

展示空間由蕙玟副館長迅速規劃完成。以韋伯圖像為主的變形地貼，必須站在一個特定的點上，才能看到完整而不扭曲變形的面貌。還從圖書館庫房中找出了閒置多年的透明隔板書架，用來陳設韋伯其他著作以及許多韋伯研究的專書。並邀請熟讀韋伯著作的學者們提供韋伯發人深省的經典名句，製作而成投影片在螢幕上輪播，讓參觀的讀者彷彿與韋伯互動對話。

最重要的是，整個展場的視覺焦點，是一個圓桌，桌上擺著一個特別設計的展示架，架上攤開一本《學術與政治》德文原著，旁邊陳列著中、法、日、英不同語文的譯本。

當然，「一冊一世界」現場不會只有



圖十三 韋伯圖像變形地貼



圖十四 展場呈現方式



一本書，但這部經典本身是展覽的視覺焦點，也是整個周邊活動發想的起點與能量的核心。經過錢永祥教授引薦，邀請到清華大學張旺山教授作開幕專題演講。另外，再加上四場導讀。由於成大沒有社會系，在社會學專業的黃于玲老師協助下，邀請到臺大社會學博士、任教於臺大臺文所的蘇碩斌教授，從社會學角度詮釋韋伯。並邀請中文世界最重要的韋伯著作翻譯者簡惠美暢談韋伯的焦慮與渴望。而1980年代，與我同世代的人特別熱衷閱讀韋伯，老同學政大歷史系劉季倫教授反省韋伯關於中國的知識與圖像。我自己則對讀民國新儒家徐復觀與韋伯關於學術與政治的深刻思考。

由於活動場地就在展場，非一般正式演講廳，打破了臺上臺下的界線，是個對講者與聽眾都能放鬆的場所，彼此互動如親切談天說地。

這次的策展，讓我回憶年輕時讀〈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這兩篇演講稿，韋伯的深刻見解，讓我自己無論是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或從事教學生涯，對於自己的本分、如何安身立命、該守的倫理，都找到清楚的方向與界線。面對臺灣狂飆的政治與社會現象，即使這兩篇演講發表距今已相隔一世紀，所闡述內容仍如暮鼓晨鐘，直搗問題與現象核心。經典之所以超越時代，正因為他掌握了問題的根本，所以歷久彌新。

一位成大學生在聆聽了張旺山教授的演講後，寫下了這樣的感想：

「由一系列的書認識一個時代，或由一系列的著作認識一位學者」，這是我未曾有過的經驗，也未曾有任何圖書館參加過類似的展覽或活動。期望成大圖書館未來亦能夠多舉辦類似的活動，讓我們從



圖十五 專題演講實況



圖十六 現場觀眾提問



中認識偉大的學者或其他時代偉大的學術論述與產物。（陳力豪，〈向韋伯致敬〉，《成大》校刊 258期）

圖書館的主題書展一向求多求全，總要展現出館藏之豐富、蒐羅之精深，數大即是美，似乎是不變的金科玉律。「一冊一世界」的嘗試，在國內圖書館是首創，恐怕在世界各圖書館也罕見。我曾經在2018年的館長聯席會議分享經驗，得到與會館長們非常熱烈的回響。

深度閱讀、反思與溝通，是圖書館的天職。經典著作直探靈魂深處、深思普世且永恆價值，其意義歷久彌新。一百年前，世界面臨天翻地覆的劇變，韋伯困思衡慮、慷慨陳言。百年之後重溫，內心澎湃、熱情如湧的同時，也聆聽了韋伯關於清明理智與責任倫理的深切提醒。

2018年5月5日，馬克思（Karl Marx）兩百歲當天，第二次「一冊一世界」以馬克思《資本論》為主題；當年年底，終於展示了達爾文的《物種原始》，就不一一細說了。

四、

初來圖書館時，我提問：「圖書館是「書在」的場所？還是「人在」的場所？」

當時說的話，也是現在想說的話：

圖書館除了是知識匯聚之處，還必須是知識流通之處，同時必須是知識對話之處。

讀者之於圖書館，是最簡單也最本質的「人」與「書」之間的關係，而「人」與「書」的關係，其實正是「人」與「人」的關係。

再次確認「人」與「書」的關係，其實正是「人」與「人」的關係，我想，我們就會有機會，找到圖書館新的生命契機。

讀者到圖書館遇見了書，也遇見了人，然後，他會在那裏遇見夢想。

參考文獻

- 王健文（2015）。夢想如何成真：真人圖書館書簡。成大，250，40-47。
- 王健文（2015）。在圖書館遇見夢想。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24，70-74。
- 陳力豪（2018）。向韋伯致敬。成大，258，26-29。
- 廖于萱（2013）。如果成大也有真人圖書館。成大，243，72-73。
- 編輯室（2018）。韋伯演講百年紀念與反思。成大，258，22-25。